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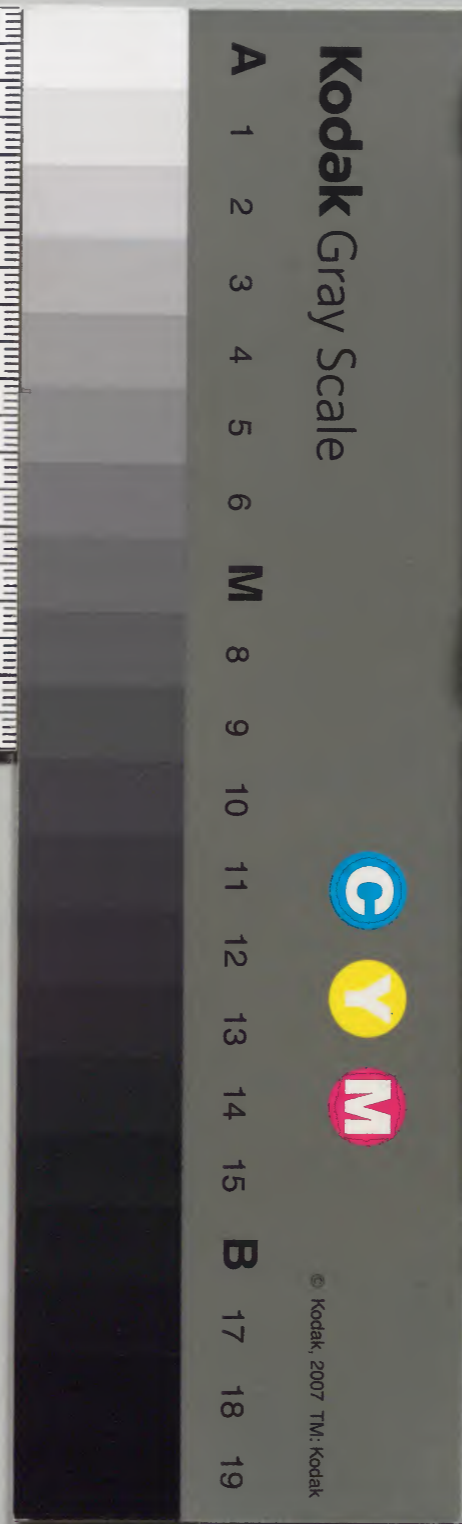
群書治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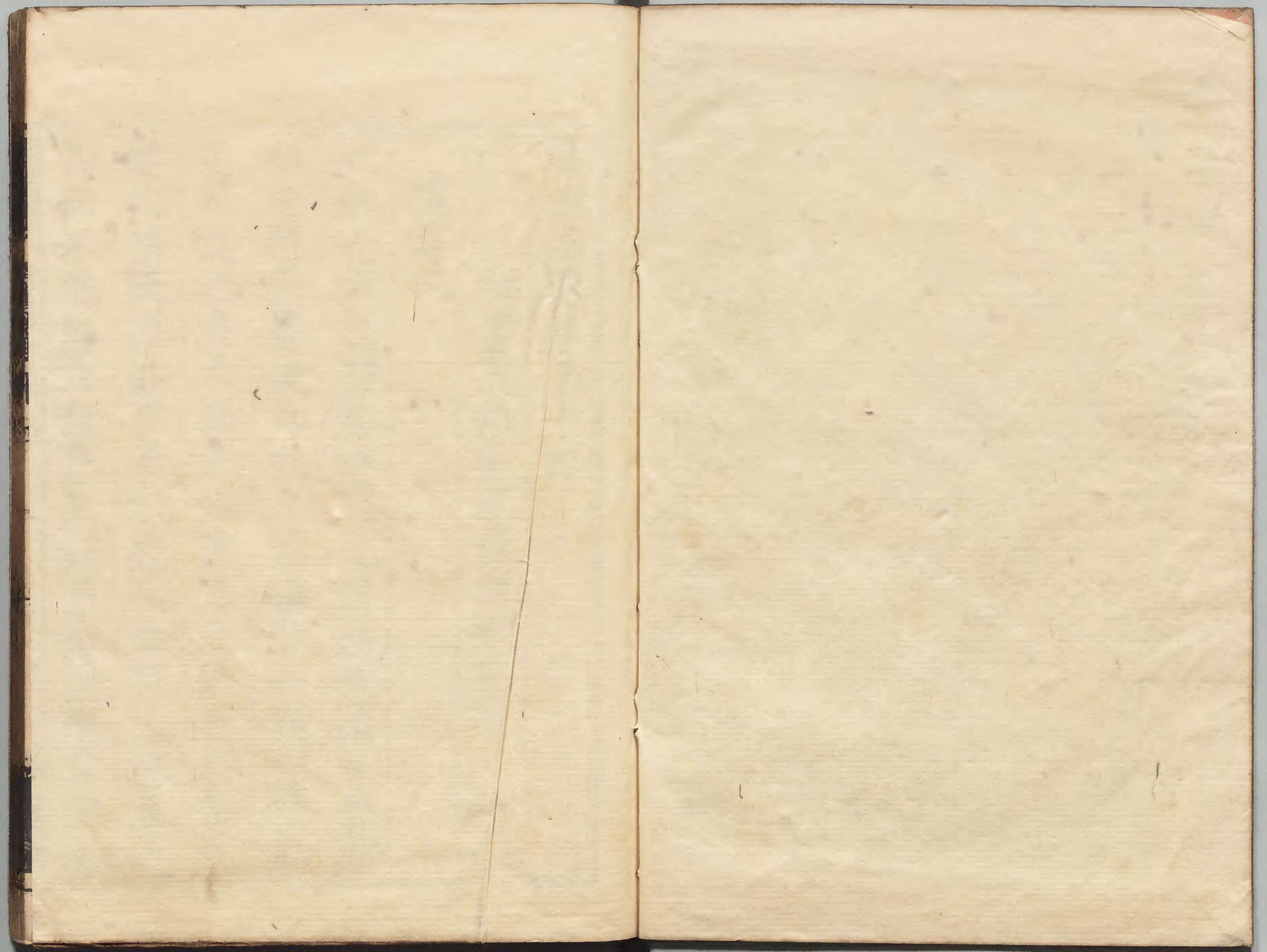
十四

漢書門類			
二七三五	號	函	架
一三四	號	函	架
四七	冊		

內閣文庫			
元	二七三五	漢	
函	四三五	書	
式	四七	冊	類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735	
冊數	47(12)		
函號	297	21	





羣書治要卷第十四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漢書二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慢入之矣為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

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哀有哭踊
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
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乖
而淫僻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
而爭鬪之獄繁祭祀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
而背死忘先者衆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
失而侵陵之漸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
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節民心樂和民

聲政以刑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

詩則王道倫矣樂以治內而為同

同於和禮樂也

以脩外而為異

尊卑為異

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

親則無畏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樂之
謂也王者必因前王之禮順時宜有所禮損
益即民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備周監二
代禮文尤具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故稱禮經
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治民用和睦災

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四十餘年及其
衰也諸侯踰越法度惡禮制之害已去其篇
籍遭秦滅學遂以亂亡漢興撥亂反正日不
暇給猶命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高
祖悅而歎曰吾乃今日知爲天子貴也遂定
儀法未盡備而通終至文帝時賈誼以爲漢
承秦之敗俗棄禮義捐廉耻而大臣特以簿
書不報期會爲故至於風俗流溢恬而不恠

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因心而向道類非俗吏
之所能爲也立君臣等上下使網紀有序六
親和睦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人之所
設不爲不立不脩則壞乃草具其儀天子悅
焉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儀遂寢至武
帝即位議立明堂制禮服會竇太后不悅儒
術其事又廢後董仲舒言王者承天意以從
事故務德教而省刑罰今廢先王之德教獨

用執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難成
也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
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教化已明習
俗已成天下掌無一人之獄矣至周末世大
爲無道秦繼其後又益甚之今漢繼秦之後
雖欲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
起如以湯止沸愈甚而無益譬之琴瑟不調
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

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待天下
以來常欲以善治而至今不能勝殘去殺者
失之當更化而不能更化也是時上方征討
四夷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至宣帝
時琅邪王吉爲諫大夫人上䟽言欲治之主
不世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
策譽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簿書
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上不納其

言至成帝時劉向說上宜與辟雍設庠序陳
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
如此而不治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
養人爲本如有遇羗是過而養人也形罰之
遇或至死傷今之刑非臯陶之法也而有司
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
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夫教
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

也且教所恃以爲治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
所恃而獨立其助非所以致太平也成帝以
向言下公卿議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廱營
表未作遭成帝崩世祖受命中興即位三十
年四夷賓服政教清明乃營立明堂辟廱明
帝即位躬行其禮威儀旣盛美矣然德化未
流洽者以其禮樂未具羣下無可所誦說而
庠序尚未設之故也

夫人宵天地之貌

宵化也言稟天地氣化而生也

懷五常之

性

仁義禮智信也

聰明精粹

精細也粹淳也

有生之最靈者

也爪牙不足以供嗜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為養用智而不能恃力此所以為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眾心悅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為君矣歸而

往之是為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上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鑕鑿薄刑用鞭

朴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諸市朝其所繇來者上矣自黃帝有涿鹿之戰顓頊有共工之

陳

共工主水官秉政作

唐虞之隆至治之極

猶流共工放讎堯殺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朴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孔子

故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措兵寢者以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春秋之時王道寢壞禮樂不興刑罰不中陵夷至於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押脇鑊亨之刑至於

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義之官
專任刑罰躬操文墨而奸邪並生赭衣塞路
圜圜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高祖初入關
約法三章蠲削煩苛兆民大悅其後四夷未
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
蕭何摺撻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當
孝惠高后時蕭曹爲相填以無爲是以衣食
茲殖刑罰用希及孝文卽位躬修玄默勸趣

農桑減省租賦將相皆舊功臣少父多質懲
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耻言人之過失
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
蓄積歲增戶口浸息風流篤厚禁罔踈闊選
張釋之爲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
至於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卽位十三年齊
大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
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

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
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爲官婢
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
其意遂下令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
章服以爲戮民不犯何治之至今法有肉刑
三黥劓二刑也右趾合一凡三也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
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
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凱悌君子民之父母

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
善而道無由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
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
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善乎
孫卿之論刑也曰世俗之爲說者以爲治古
無肉刑有象刑是不然矣以爲治古則人莫
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以爲
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

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
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
末也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
惡也故象刑非生於治古方起於亂今也以所
有象刑之言者近起今人惡刑之重故遂凡
推言古之聖君但以象刑天下自治也
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以類相從者也一物
失稱亂之端也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
功刑不當罪不祥莫大焉夫征暴誅恃治之

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
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
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
世重世輕此之謂也書所謂象刑惟明者言
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屨赭衣者哉孫卿之
言既然又因俗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
息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
薄於唐虞故也今漢承衰周暴秦極弊之流

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鞶羈而御驛突以繩繫馬領曰鞶驛愛之馬也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歲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盜盜怒傷人男女淫佚吏爲姦臧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既不畏又曾不耻刑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

以殺盜爲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制不可勝條是以納密而姦不塞刑繁而民愈媿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勝殘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豈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論刪定律令撰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爲三千章譏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觸除如此則

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
當罪民命得全令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順
誓古之制成時雍之化成康刑措雖未可致
孝文斷獄庶幾可及也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二者生民之本興
自神農之世斲木爲耜燥木爲耒耨耨之利
以教天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
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然後國

實民富而教化成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
倦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
也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
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
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羣生治國安人之本也
是以聖王域民築城郭以居之制井廬以均
之開市肆以通之設庠序以教之士農工商
四民有業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陣力受職故

朝無廢官邑無傲民地無曠土孔子曰導千
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
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民三年耕則餘
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
息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三登泰平
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又曰糴其貴傷民
甚賤傷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
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

勸文帝即位躬脩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
國背本趣末賈誼說上曰莞子曰倉廩實知
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
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
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
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其蓄積足恃今
背本而以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
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

行莫之或止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哉世之有飢饉天之行也天之行氣不能常孰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屈有勇者聚徒而橫擊並舉而爭起矣廼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

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稟稟也稟危也竊爲陛下惜之於是上感詛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晁錯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

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

捐謂民飢也國謂以貧乞者爲齊也

以

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民人之衆不避湯禹加以無天災而畜積之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人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地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

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蓄積以實食稟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

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滅在於把握
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之患此令民易去其
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
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
之重中人不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
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
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給徭役春不得
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

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
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
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
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賣而賣無者取倍稱之

息

取一償二
爲倍稱

於是有人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

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
操其竒贏曰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
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

無農夫之苦而有什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
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遊遨冠蓋相
望此商人所以兼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
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
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
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
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農而
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

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
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得爵農民有錢粟有
所溲矣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
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
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
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
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
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

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辜不
過三歲塞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
令民入粟邊各以多少級數為差至武帝之
初七十年間國家無事都鄙廩庾盡滿而府
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
校數也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
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守
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

姓號

倉氏庚氏是也

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

黜媿辱焉於是罔疏而民富是後外事四夷
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天下虛耗人
民相食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廼封丞相為
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都尉教民代田用力
少而得穀多至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益闢
頗有蓄積宣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
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

農中丞耿壽昌奏言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天子從其計壽昌遂白令邊郡皆以穀賤時增價而糴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乃賜壽昌爵關內侯至元帝時乃罷常平倉哀帝即位百姓訾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平帝崩莽遂篡位因漢承平之業匈奴稱藩百蠻賓服舟車所通盡爲臣

妾府庫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而其意未滿陋小漢家制度以爲踈闊宣帝始賜單于印璽與天子同而西南夷鈞町秭王莽乃遣使易單于印綬貶鈞町爲侯二方始怨侵犯邊境莽遂興師發三十萬衆欲同時十道並出壹舉滅匈奴海內擾矣又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分裂州郡改職作官下令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

男口不滿八而田邊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
鄉黨犯令法至死制又不定吏緣為姦天下
警警然陷刑者衆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

太公為周立九府圓法圓即錢也退又行之于齊

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

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所緩則賤所急則貴

人君不理則蓄賈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

其本矣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者

穀有所藏也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散之以

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民輕之時為

歛糶之重之時官為散之凡輕重歛散之以時即準平

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秦兼天下幣

為二等黃金以溢為名二十兩為溢秦以溢為一金漢以一斤為

也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漢興以為秦錢

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如榆莢也孝文為錢益多

而輕更鑄四銖文爲半兩除盜鑄錢令賈誼
諫曰夫事有召禍而法起姦今令細民人操
造幣之執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
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報論爲法若此上何
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法錢不立吏急而
壹之虐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
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
可哉今農事弃指而采銅者繁姦錢日多五

穀不爲多

民采剗鑄錢廢其農
業故五穀不爲多

善人怵而爲

姦邪

怵誘動心
於姦邪也

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甚不

詳奈何而忽上不聽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
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
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武帝因文景之
蓄忿胡粵之害即位數年嚴助朱買臣等招
來東甌事兩粵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
司馬相如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

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穿穢栢朝鮮置滄
海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
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
共其勞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
相奉財賂衰耗而不澹入物者補官出貨者
除辜選舉陵夷廉耻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
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其後衛青歲以數萬
騎出擊匈奴遂取河南築朔方郡時又通西

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餽率十餘

鐘致一石

鐘六石
四升

置滄海郡築衛朔方轉漕

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
並虛廼募民能入奴婢以終身復為郎增秩
及入羊為郎始於此此後衛青比歲將十餘
萬眾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
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
費不與焉於是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

士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銅免贓辜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票騎仍再出擊胡大克獲渾邪王率數萬衆來降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縣官不給天子廼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澹之費以億計縣官大空富商賈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造幣以澹用而摧浮滯并兼之徒於是

東郭咸陽孔僅爲大司農丞領監鐵事而桑弘羊貴幸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法旣益嚴吏多廢免皆謫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票騎大出擊胡賞賜五十萬金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請賈人未作貨貸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筭一輅車一筭商賈人

車二筭

商賈人有輶車使

出二筭其重賦也船五丈以上一筭

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没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八財以助縣官天子廼越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自造日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

矣犯法者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緒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并兼之徒而御史大夫張湯方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苛刻爲九卿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而大農顏異誅矣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天子旣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鐵縱矣揚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

大氏皆遇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
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宅亦如之於是商
賈中家以上大氏破民媮其食好衣不事蓄
藏之業而縣官以監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
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水戰遂相乃大脩昆明池
列館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作栢梁臺高數
十丈宮室之脩由此日麗明年天子始巡郡
國公卿白議封禪事而郡國皆豫治道脩繕

故宮儲設共具而望幸明年南越反西羌侵
邊天子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擊越發
三河以西騎擊羌又度河築令居初置張掖
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
卒塞上候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
遠者三千餘里邊兵不足廼發武庫二官兵
器以澹之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死南粵天
子下詔褒揚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

項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
從軍至飲酎少府省金省視諸侯金有輕重而列侯坐
酎金失侯者百餘人廼拜卜式爲御史大夫
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監鐵器或
強令民買之而船有筭因孔僅言船筭事上
不說然兵所過縣縣以爲訾給毋乏而已不
敢言輕賦法矣元封元年卜式貶爲太子太
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廼請置大

農部丞數十人分部王郡國各徃徃置均輸
監鐵官盡籠天下之貨名曰平準不復告繙
民不益賦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
黃金者再百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
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
市列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久之拜弘羊
爲御史大夫昭帝即位詔郡國舉賢良文學
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監鐵

酒權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亦以節儉然後
教化可興迺罷酒酤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
變改王莽居攝變漢制更作金銀龜貝錢布
之品名曰寶貨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
百姓憤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布買莽
患之下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為惑眾投
諸四裔以御魑魅於是商農失業食貨俱廢
民涕泣於市道坐賣田宅奴婢鑄錢抵辜者

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勝數莽知民愁迺
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
布屬且復莽性踳擾不能毋為每有所興造
必欲依古得經文義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斡
郡有數人皆用富賈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
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府藏不實百姓愈病
莽每一斡為設科條防禁犯者辜至死姦吏
猾民並侵眾庶各不安生每壹易錢民用破

業而大陷刑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
四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計乃更輕其法私錢
作泉布者與妻子没入爲官奴婢吏及比伍
知而不舉告與同罪非沮實貨民罰作一歲
吏免官犯者俞衆及五人相坐皆没入郡國
檻車鐵鎖傳送長安鍾官愁苦死者十六七
匈奴侵寇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
突豨勇

豬性觸突人
故取以喻

壹切稅吏民訾三十而

取一又令公卿已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
軍馬吏盡復以與民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
徭役煩劇而枯旱蝗虫相因又用制作未定
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斂
貨賂上流獄詔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
禁侵刻小民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
起爲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侵
淫日廣於是青徐荆楚之地徃徃萬數戰鬥

死亡緣邊四夷所係虜陷罪飢疫人相食及
莽未誅而天下戶口減半矣自發猪突稀勇
後四年而漢兵誅莽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

隱微不言顯

七十子喪而大

義乖戰國從橫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殺
亂至秦患之乃焚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
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建藏書之
策置寫書之官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

老至於衰世是非亡正人用其私古之學者
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
己是故用日約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經立
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
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
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
遂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以安其
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患也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
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
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崇師仲尼以重其
言於道最爲高然惑者旣失精微而辟者又
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
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寤衰此辟儒之患也
道家流者蓋出於史官歷紀成敗存亡禍福
古今之道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

持此君人南面者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
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
之則欲絕去禮學兼弃仁義曰獨住清虛可
爲治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
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
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
神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
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云教化去仁愛
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
薄厚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
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其所長也及警
者爲之則苟鉤鈇析亂而已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採椽是以

貴儉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

賢祭祀嚴父是以右鬼

右鬼謂信鬼神
親鬼而右之

順四

時而行是以非命

言無吉凶之命但
有賢不肖善惡也

以孝視

天下是以上同

言皆同
可以治

此其所長也及蔽者

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樂推兼之意而不

知別親疏

從橫家者流蓋出行人之官孔子曰使乎使

乎言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

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讓而弃其信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爲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耒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詩上下之序

羣書治要卷第十四

文選卷第十四

